



假装淑女 “被”相亲



A 该恋的时候不恋

可能因为恋爱谈早了吧,中学时期的那场恋爱竟然让我有了免疫力。这免疫力持续到上大学和工作以后。朋友说我是“不该恋的时候瞎折腾,该恋的时候吧又不恋了。”一晃就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龄,纷纷主动给我介绍朋友。可我讨厌相亲这种方式,两个陌生人坐在一起,不知所指的胡说一通,然后凭第一印象决定对方“生死”,对双方都不公平。一个相亲相了无数次的女友痛恨地总结说,有的人明明自己不怎么地,可他偏偏还看不上你,你说这得多伤自尊!后来我分析我自己的心理,其实就是不想让这样的人伤害我,同时也不想让一些优秀男青年有同样的伤害。但架不住大家的鼓动,我还是见了几个。基本上,双方不对眼,对方对我我没对眼,我对对方没对眼,以及双方对眼等几个模式都占遍了。

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个近似笑话的故事。母亲的一个朋友介绍了一个人给我,说那人我们也是认识的,几年前曾来过我们家两三次,帮过一点小忙。我只隐约记得那人长得很有些对不起观众,心里不愿。但母亲的朋友说,那人本也不愿意相亲,可听说了要介绍的女孩是我,便痛快地答应了,说是那几次短暂的相见他

对我有着不错的印象——可亲而温良。为此,我心里有了小小的感动,难得多年后他还记得。

但这个初步印象太肤浅了,他还不知道我也有或随性或刻薄的一面吧。曾经的相识让我并没有生疏感,虽然我对他本人的印象非常模糊,所以一见面我就口无遮拦。他向我介绍他买的房子,一百多平米,几十万的房款已一次付清。听着他话语中隐隐透着显示实力的劲儿,我忍不住打击他:“既然手里有着几十万,贷个款,好房子有的是。”他不言语了。一会儿,他又说起他新买了捷达,也是一次付清车款,还说打算到年底再换辆宝马。我又不知哪根筋搭错了,回他说:“都是要买宝马的人了,你那个捷达再添点钱就能开帕萨特了。老款捷达都没助力,还不如夏利2000呢。”他疑惑地看着我,发现我根本不是他记忆中的那个温顺恭良的女子。后来,我才知道,他第二次来我们家时,和我打招呼,我只是看了他一眼没吭声,于是他觉得我是个内向害羞的女子。殊不知,实际情况是,那天家里正赶上装空调,屋里有好几个装空调的工人,我以为他是其中之一,也不知道他是在跟我说话,所以没搭理他。不用交代,我们的结局可想而知。

我成了惯性的淑女,小鸟依人,温言细语。我最初给人的印象总是“性情柔顺,不善言辞”,但熟悉我的朋友却不已为然。其实,这种表象与实质的不一致,并非是我有意为之,实在是面对不熟悉的人不知该说些什么好,只好静静坐在一旁,凝神望着对方的双眼——倾听,于是乎一些人就误以为我“温柔娴静”。

我从小就喜欢夸夸其谈,口若悬河,喜欢给别人讲故事。可我发现,这种伪装却给我带来实惠——赢得男孩子的青睐。

B 不能再有半点伪装

面对感情,绝不能再有半点伪装。可卸去伪装的我,会有怎样的“遭遇”呢?

还有一次更是可怕。一个高中好友结婚,我做伴娘,那时我仍然孑然一身。同学的父母看着自己女儿出嫁,欣慰激动之余对我倍加关怀,婚宴上便一把拉住我问:“可有男朋友了?什么时候结婚?”我应声道:“没呢没呢。”叔叔阿姨继续追问:“你到底想要什么样

的啊?”我开始胡说:“俺想找个稳重内向的,所以找不着啊。”说完,我留下完全出乎意料的接不下话茬的叔叔阿姨赶快闪开。

不曾想,真正出乎意料的是我自己。没几天,这个高中好友在新婚百忙之际打来电话说,她父母那天听了我的要求,后便开始四处寻摸,终于辗转找到一个大好青年,他们还断言此子的前途定是一片光明,

我的心愿很可能在遥远的未来实现。出于好意,他们也将我描绘成一个吃苦耐劳、勤俭持家的家属形象。“不能不见,我妈都跟人家说好了!”同学此时已无情谊,声色俱厉。

见面约在“永和豆浆”,地点是我定的,完全是照顾他的钱袋子的考虑(从这一点而言,我没准还真算是善解人意)。那一顿饭估计他吃得挺爽,因为他从开始时的拘谨到最后出

门时已是侃侃而谈、意气风发。我于其中不过是穿插着说了几个转折词——“……那么……”,“……然后……”,“……接下去……”一顿饭后,不久就从同学那儿传来了消息,他很喜欢、很愿意,只等我表态。可没等我表态,一个电话打了过来。竟然是他的上级领导!

“小唐啊……”一个外地口音亲切地呼唤我。

“啊……”我一时回不过神来。“您是……”

“……他是个不错的年轻人,你的选择没错,到时你们可要请我吃喜糖啊……”

说什么呢?哪跟哪啊?还没怎么着呢,就有人要吃喜糖了?!难道现在这年月谈恋爱也要领导审批?!我不禁惊出一身汗,仿佛时光倒流几十年。罢了罢了,我可能把自己交托给上个世纪。

C 相亲快把自己弄疯了

又一日,大学好友来看我,说是要请我看电影,以对我的多次失败表示安慰。“顺便还带了一个朋友”她话说得意味深长。当天的电影院正在上映的新片,一个讲述关于一个知识女性不停相亲的故事。同学带来的那个朋友低头自笑:“这也太应景了吧?!”什么意思?我突然心下疑惑,斜睨了他一眼:“你是在说我?”“不,是说我们!”他明白地答。嗯,还算会说话。影片看完,我不由得开始发表评论:“这明明就是一个精神分裂的女人的爱情故事,她一会儿成熟稳重,少言寡语,缺乏激情,一会儿又神秘神秘,妩媚娇艳。要我看,她准是相亲相的次数太多,也失败太多,把自己弄疯

了。其实,她心里渴望的样子是妩媚的,可她旧有的生活和习惯使她不得不保持了寡然无味的面貌,所以她又时常以另一个我出现,却不过是在释放而已。”我忽然发现我又犯了夸夸其谈的毛病,话太多,但这次很奇怪,是在一个陌生人面前犯这个毛病。那人一直听着笑,也笑着听,偶尔补充上一两句评论——“她采取的方式是种消极的心理自慰”,“她就站在深渊边缘,再迈一步就掉下去了”说话一样的尖刻。

分别之后,我不免有些怀念,真是棋逢对手,只是不知道能不能做终生的对手呢?我不禁胡思乱想。可他却没了音讯。看来还是言多必失,言谈间暴露了自己的劣根性。唉,

到嘴的鸭子又飞了,只怪这张嘴。

一天,我正躺在自家床上瞪天花板。手机响了,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。“还记得我吗,上个星期我们一起看过电影的。”那边是我期盼已久的声音。“记得,怎么?……”我故作镇静,娇柔地问。“你同学说你挺有趣的,我也这么觉得。愿意和我一起去喝杯茶吗?”“那天我话有点多,不好意思。”我轻柔地低语。“是吗?没觉得,倒是挺有趣,说话不凡啊!哈哈……”他有着爽朗的声音。“哦?那真是英雄所见略同!我欣赏你!哈哈……”我的声音瞬间好像换了一个人,只觉那边似乎怔了一下,随即爆发出比我更高分贝的笑声……



